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藏書室。

從傭兵轉任教師後，貝雷絲深感自身不足，更加努力地增進學識。

除了利用零碎時間，每個禮拜還會儘量空出一個下午讀書。

這一天，她抱著書在角落的閱覽桌坐下之後，忽然有種少了什麼的感覺。

低頭讀書期間，那種感覺始終纏繞在心頭，讓她無法專心。

貝雷絲決定尋覓源頭，蓋上書，擺出隨身物品，安安靜靜地一一清點。

短劍、銀劍、傭兵小刀、鋼杯、戰鬥行囊、乾糧包、東方風味茶、康乃馨……

康乃馨？

貝雷絲偏著頭拿起中午前採摘的康乃馨，想起還沒把花送出去。

這陣子，她在溫室栽種了各式各樣的康乃馨，習慣每天一早去看看生長狀況，順便摘一支送給艾黛爾賈特。

管理員教她摘下來馬上放進裝有沾水棉布的瓶子裡，可以保持一整天鮮活不枯萎。但今天她還沒碰到她的級長，這實在不太尋常。

行動派的貝雷絲立刻造訪宿舍二樓，敲了敲艾黛爾賈特的房門。

敲了幾次，毫無回應，反倒叫出隔壁的修伯特。

「——艾黛爾賈特大人外出了，閣下有急事嗎？」

貝雷絲遲疑了一下，問：「她去的地方，夠安全嗎？」

「守備固若金湯，我認為比大修道院還安全。」

「謝謝。」貝雷絲想了想。「等她回來，可以麻煩你請她來我房間嗎？」

「明白了，不過，閣下不過問殿下去了哪裡嗎？」

貝雷絲搖搖頭，轉身離開。

士官學校對一般學生有門禁管制，必須取得導師的許可才能離開大修道院。

級長享有特權，出入完全自由，不過，艾黛爾賈特為了避免導師找不到人，通常會主動跟貝雷絲報備，這次卻連貓頭鷹傳信都沒有……

貝雷絲當然想知道級長去了哪裡，但她不想從別人口中得到答案。

為什麼……？

貝雷絲對自己的反應百思不解，甩甩頭，回房看書。

看了一會，時不時分心想到級長，完全讀不進內容，索性起身拔出短劍。

設想在狹窄環境中遇到敵襲的狀況，一一應對反擊。

靜靜宣洩沒來由的煩躁感，這是在學生面前展露的情緒——

叩叩。

當敲門聲響起，貝雷絲收起短劍時，窗外已是一片漆黑。

「老師，妳找我嗎？」

黑鷲級長站在門外，若無其事地對她微笑。

「嗯，我找妳。」

貝雷絲快速打量艾黛爾賈特，確定她平安無事後，鬆了口氣，轉身拿起毛巾擦拭臉頰。

「沒有特別的事，只是因為今天都沒看見妳。」

「呵呵，老師在意我去了哪裡嗎？」

「非常在意。」

「……」艾黛爾賈特沒想到貝雷絲會這樣回。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不問修伯特呢？」
貝雷絲放下毛巾，回頭看她。

「……我想聽妳親口告訴我。」

艾黛爾賈特心情複雜，陷入沉默。

一週前，艾黛爾賈特活在病榻上的最後一位兄弟過世了。

據近侍說，是笑著逝去的。

由於對外宣稱是急病驟逝，被當今宮內卿，修伯特的父親指示匆忙下葬了。

今早，艾黛爾賈特獨自前往皇陵，站在墓碑前獻上祭花時，一滴眼淚都掉不下來。

她心中沒有任何悲傷，麻木地完成祭拜儀式。

因為，五臟六腑嚴重衰竭、連呼吸都不能自主的痛苦折磨，終於結束了——

對於兄弟獲得解脫，艾黛爾賈特只由衷地感到欣喜而已。

「老師想聽我……親口告訴妳什麼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嘆了口氣，繼續微笑。

「去了哪裡？做了什麼？還是……」

還是想知道我的內心，能變得多麼扭曲？

艾黛爾賈特斂起笑容，冷冷地看著貝雷絲。

貝雷絲承受著她的冷漠目光，二話不說將她拉進房間，關上房門。

「妳想說什麼都行，不說話也可以，總之，先在我這裡坐一下。」

貝雷絲強行將艾黛爾賈特按到椅子上。

「……為什麼？」

「我很擔心妳。」

「不需要，我可是——」

「妳是我重要的學生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艾黛爾賈特頓時失去聲音，被老師一席話輕易軟化、無法堅決抵抗她。

這時，貝雷絲將一袋烤點心遞到艾黛爾賈特眼前，轉身去拿茶具。

「先吃一點東西吧，我去泡茶。」

整整一天沒進食的艾黛爾賈特靜默不語，等貝雷絲走過面前，忽然出手拉住她的披風。

貝雷絲停下腳步，回頭看著她的級長。

「老師……」艾黛爾賈特輕喚一聲，壓低了臉，看不見表情，也沒有再說話。

貝雷絲將茶具放到桌上，耐心地等待許久，才聽見她再度出聲。

「……可以請妳，摸摸我的頭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貝雷絲立刻展臂將她擁入懷中，將她的腦袋按在胸前，溫柔地撫摸起後腦勺。

「隨時都可以。」

艾黛爾賈特愣了愣，表情漸漸變得奇怪，像個獨自哭泣許久、終於獲得大人關懷的孩子。

「謝謝妳，老師。」

她伸出雙手，將老師無比溫暖的披風緊緊抓在掌心中。

「謝謝妳……」

弗雷斯貝爾古家的噩運尚未終結，但她此刻不禁認為自己是唯一的幸運兒。不是因為在實驗中倖存下來，而是因為遇見了貝雷絲。

請原諒我的任性。

艾黛爾賈特放縱自己，投身於戀慕之人的懷抱中。

窗台邊的花瓶裡，一朵紅色康乃馨迎月盛放，幽幽吐出淡雅的芳香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寢宮，夜晚。

皇帝寢室的露台上，艾黛爾賈特趴在欄杆旁，微笑俯視底下的花園。

房裡的貝雷絲等了一會，在意地放下書，看看她的背影，隨手拿起掛在椅背上的深紅羽氅走上露台，從背後擁住她。

「艾爾，妳在看什麼？」

「在看妳種的花。」

「康乃馨？」

「呵呵，妳有種過其他花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握住貝雷絲的左手，輕輕撫摩她無名指上的戒指。

「自從知道我喜歡康乃馨之後？」

貝雷絲認真回想了一下士官學校時期的教師生活：「沒有。」

「當時的老師，有想過為什麼老是在種康乃馨嗎？」

「也沒有。」

「現在呢？」

貝雷絲看穿她的心思，莞爾一笑：「艾爾，妳想聽我說什麼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當然是說「因為喜歡妳」了。

艾黛爾賈特不打算那麼誠實，感受著貝雷絲的體溫，忽然想起她曾對自己說過的話。

「妳想說什麼都行，不說也可以——只要一直陪著我就好。」

「好。」

貝雷絲笑著擁緊愛撒嬌的伴侶，輕輕附上她耳畔。

「那要不要我……摸摸妳的頭？」

艾黛爾賈特臉頰一紅，羞澀地轉過身，微微仰起頭，閉上了眼睛。

貝雷絲伸手撫上她頭頂，溫柔地摸了摸，隨即湊上唇瓣，深深吻住她。

白色露台下，各色康乃馨散發出若有似無的淡淡芬芳。

銀月如紗，靜靜地在傾情相吻的兩人身邊，紡織出一片朦朧的美麗。